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一回 兩佳人經權並濟 一美娃參駁同情

詩曰：君恩浩大及妻孥，殿內家人盡女豪。
誰道南行辛苦日，算來益就各兒曹。

當時兩位佳人含羞對二位公子曰：“汝軍師來的囊書，與奴姐妹聖母吩咐姻緣之言暗合，想宿定無差，天命不可違也。請二位公子參詳。”當時高君佩感著二美柔情，有心脫救，若硬拒不從，勢必交他父押解，祇憂有傷性命，一身死不足惜，祇惜念母親膝下所依無人，況且軍師已列上書囊，是前緣所定，諒難中改，然天與不取，反受其殃。當時對鄭印說明一番，印俯從依。祇有蕭引鳳議及此姻配，安所託屬。郁生香一想來，恐自己所獲來的高公子，被引鳳錯占，即答曰：“諺俗有云，夫妻是個冤家，今各人捉獲的對頭便是各人夫婦，何必又另議之。”初時引鳳猶嫌著鴛鴦面的王爺，不及高王之美貌。及聞生香說言有理，況苗軍師書上又說明白，各人配合各姓名，何得倒亂？況鄭印雖外貌不揚，但於諸臣中祿位第一顯貴，日後王妃身份，聲價首壓群姬中也，均得便宜。遂讓生香妹許配高王公子，他許匹鄭印。男女四人議定，許下姻盟，各出物件，互相交執為贖。二佳人又慮著兩公子日後反悔為請。鄭、高曰：“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即至細微事許之，不容更改，況此婚姻事，人之大倫，豈得食言。二位小姐不煩過慮也。”二佳人見公子言來若此，又洩他次第拜告天地。祝稟示信，以成二美。姊妹喜悅，再命婢子取過酒饌一筵。言曰：“料必兩郎今夜未得飽用，故再送酌來在百花亭石臺上，兩相對敘略飲。”鄭印又曰：“今蒙小姐姊妹不棄，現結絲羅，須當同歸我宋，待吾奏稟君親以圖久遠，但汝今令尊公，便要將我二人押解往唐營，如何走脫？”二位佳人思想一番曰：“不若明日如此如此見機行事，何憂脫不得牢籠。”兩公子喜而謝之，再酌飲一番，談多時，已是報鼓四更殘。且暫請二人上回刑具，進囚車。二女攜手回歸香閣安臥，以免洩漏機關，好待明朝打點夜算之事，彼此皆以為然。各各叮囑而散。

是晚且喜兩父親是至交酒友，各將兵丁開懷賞月，多是飲得酩酊大醉，眾人沉湎了，毫不知覺，此是天數，故以顛倒中如此易撮合也。

到次早各將兵皆起，惟有這位郁將軍，祇因日前被高君佩打傷一臂，夜來酒肉過多，以至毒從熱發，天明時祇渾身壯熱，筋骨疼痛，儼然大病一般，竟不能起。女兒一聞急往問請，又一刻，化龍直來看視，郁瑞就伏牙床中，答曰：“吾之疾患，不過酒多過傷而發，且診視服一散藥餌，待三兩天料是不妨。但目下必須起解宋將，所憂者，吾不能隨往耳，怎生方算也？”引鳳趁勢進言：“尊世伯，此事到不必慮著。奴與賢妹皆有手段，非眾將士所及，不若待吾姊妹齊同起解，尊伯在此養病，吾父親自必當心請醫調理，待身體稍寧，奴及妹定趕早回。”化龍亦深以為然。勸郁兄長且在敝衙署養病，待平寧方可回去。郁瑞允從，即吩咐女兒生香曰：“解此朝犯須當謹細程途。”小姐領命。是日，化龍又命女兒一同起解宋將，又要點些軍兵。生香曰：“男女同隊伍不便，孰不若侄奴處有侍女兵二百人，皆經教習，武技不群，即姐姐處亦有侍女兵二百人，多是拳藝精通，帶同前往押解，一可當百，且屬境內地，料亦無妨。”蕭、郁二人允請。二位小姐暗暗欣然得計，即日改扮男裝，點齊侍女兵，將宋犯起解，離卻關中，遷道暗往壽州而去。

一日天色已暗，投旅店安屯行李，繼後又有一枝軍馬進入。蕭郁小姐方訝關中洩漏出原由，有軍馬追趕來，心下不安，差去婢鬟探問明白，即進內稟知：“小姐不必慮及，此枝人馬原係艾家小姐來此寄寓也。”君佩聞言，即動問：“來的女將艾果何人？”郁小姐曰：“公子未知此女，亦本國人，艾萬青之女，表字銀屏，他是拜金光聖母為師。我與蕭家姐姐曾拜金花聖母受業，雖非同門，然自十歲以上，三人皆有些瓜葛之親，來往不斷間的，見此相得，故結拜金蘭，姊妹一般情好。今亦寄寓於此，不知何故！兩位公子且暫隱在裏廂，待奴等請他到來一敘便知明白。”言畢，高鄭隱伏。生香即命婢請了艾女進入。三美一見，敘話一番，彼此皆瞞過投順歸宋之事，祇言往解宋將犯人耳。

是夜各散，用過晚膳。

原來艾女所言來，高、鄭二人已竊聽明白，皆悅。便要求兩小姐向艾女求放了馮茂，以全一殿手足，郁、蕭初時有難色，不知艾女心下若何，今見二公子懇洩，暫應允，相機而行。兩公子復入內躲匿，引鳳再命婢復請銀屏敘話。當時艾女剛完夜膳，復隨侍鬟進見，首問何事？引鳳曰：“久不會賢妹談情來，久未候問得多言，今不意相會於客寓中，特具一杯淡酒相邀，與郁妹同心也，並無別情。”艾女曰：“如此叨領二位姐姐情深記念。”是晚，姊妹分次而坐，酒有數巡，不覺歡敘耐久，已經交三更時分。引鳳滿酌一觴，一雙玉手遞敬上曰：“賢妹請飲此賀喜酒。”艾小姐笑問曰：“此喜酒敬在何來？”引鳳曰：“妹妹擒得宋將，明日解去請功，父女官上加官的榮顯，愚姐來道賀有功之喜耳。”銀屏曰：“二位姐姐各各也擒得宋將，姐姐二人有功，愚亦有功，均同酬賀如何？”於是姊妹三人酬酢交談，更將四鼓。蕭小姐又曰：“賢妹，明早三人必須齊同趕路，以免參差有阻。”銀屏猶恐露出機關，即答曰：“妹明早還要等候父親，祇恐有誤日期，須當先行為上，回歸之日，自然親往尊府，姊妹盤旋，如何？”蕭小姐一想，他已得宋犯，且登程途數天，還等甚麼父親，內中定有蹊蹺。遂虛說：“姐有一言相告，但恐我妹洩漏不穩當。”銀屏曰：“奴三人義結一心，豈有將姐姐機關事洩漏之理？任是天下大事情，商之何妨？”引鳳詐作狐疑吞吐狀。艾女一見，發怒曰：“既如此，枉奴平日肺腑相待。”生香在旁曰：“姐姐，艾妹非比別人，汝何必狐疑於心。”

引鳳即命侍婢出外看過，旁問人竊聽否？回報引鳳，然後曰：“請妹復來，非因別事，又聞宋將馮茂乃黃石公高徒，因功顯封王爵，福分非輕，已落在賢妹之手，正天假之良緣也，妹何不締結此人，成卻佳偶？強如解他唐營，不過老父得此虛賞耳。祝宋氣運當興，南唐不久必敗，棄暗投明，保身親大節，百年如水，兩得其宜。誠恐妹妹當面錯過，追悔難回，祇慮美玉明珠投於壤土，豈不惜哉？”艾女聽了，不覺粉面桃紅，看來兩姐姐不住顏色數變，祇呆想一番，銀屏也頗明兩姐其意。徐徐說曰：“鳳姐姐為妹計，頗覺近理，但姐姐擒得高、鄭，彼此又當何以處之？”此回引鳳不能即答，許久不覺想來發笑，反被銀屏再三逼詰，生香見引鳳被窮詰，答語不來，姑自轉曰：“平日三人如同骨肉，有事須當實告，何必懷疑試詐。”銀屏深以為然。引鳳復曰：“奴二人一心歸宋，故已結許宋將了，特與賢妹商知，未知可否？”艾女見他真言，仍未敢遽實言知，曰：“亦有此意，但不敢違背嚴親所行耳。”生香曰：“今日須當從權，以免與唐同亡之言勸之。”艾女歎獎郁明哲知機。引鳳又吐出曾與宋將業經同盟表誓了，曰：“我妹何不一體以同行，又得日後同居一國，方不失此機會。”銀屏見他真情盡露，雖未說出曾與馮茂成了親，亦認過已約為夫婦，正乘此投宋一節。生香復羨，真乃古云英雄所見略同。言畢，入內通知高鄭出來相會。未知何日男女六人歸壽州見駕，下回分解。